



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之星丛书

非外借

李达伟 著

记忆宫殿

作家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之星丛书

记忆宫殿

李达伟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宫殿 / 李达伟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9. 8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 2019年卷)
ISBN 978-7-5212-0588-6

I. ①记…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 105058 号

记忆宫殿

作 者: 李达伟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陈 涛 杨玉梅 郑 函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43 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588-6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委会名单

主任：阎晶明 邱华栋

副主任：彭学明（土家族）

编委：

包明德（蒙古族） 叶梅（土家族） 孟繁华 包宏烈

尹汉胤（满族） 刘立云 宁肯 张柠 刘大先

黄德海 陈涛 杨玉梅（侗族） 郑函（满族）

以民族的情意，打造文学的星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总序

邱华栋 彭学明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个新项目，于2018年开始实施，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具体组织落实。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的目的，是重点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中青年作家，打造少数民族文学精品，为那些已经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和全国文学界成绩斐然、广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再助一力，再送一程，从而把少数民族文学最优秀的中青年作家集结在一起，以最整齐的队伍、最有力的步伐、最亮丽的身影，走向文学的新高地，迈向文学的高峰，让少数民族文学的星空星光灿烂，少数民族文学的长河奔流不息。以文学的初心，繁荣民族的事业；以民族的情意，打造文学的星辰。

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的作家，必须是年龄在50岁以下的、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和全国文学界广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不管是否出版过文学书籍，只要其作品经过本人申请申报、各团体会员单位推荐报送、专家评审论证和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批而入选的，中国作协将在出版前为其召开改稿会，请专家为其作品望闻问切，以修改作品存

在的不足，减少作品出版后无法弥补的遗憾。待其作品修改好后，由中国作协统一安排出版，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推广。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感受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都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正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新辉煌。每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巨变，每一个民族的气象与品质，都给我们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我们每一个民族作家，都应该以一种民族自豪感，去拥抱我们的民族；以一种民族责任感，为我们的民族奉献。用崇高的文学理想，去书写民族的幸福与荣光、讴歌民族的伟大与高尚；以文学的民族情怀，去观照民族的人心与人生、传递民族的精神与力量。

我们期待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够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广大的人民中去，立心，扎根，有为，为初心千回百转，为文学千锤百炼，写出拿得出、立得住、走得远、留得下的文学精品。不负时代。不负民族。不负使命。

2019年5月18日

形式主义者李达伟

——《记忆宫殿》序

宁肯

形式主义者李达伟，我忘了是在路上，还是在宾馆，或者在某处，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相处。反正无论在哪里，四周都是山水，弯曲、狭窄，到了高处又极开阔，左右全是天空，非常恢宏，云开云合，整个视域，包括置身的其间，都充满了不仅仅属于自然的形式感。没有什么仅属于自然，但有人认为就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说上述这种自然形式感造就了形式主义者李达伟，因为太多的书写者虽然生活在各种形式空间却缺少形式感，更不要说成为一个形式主义者。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正推充满荒谬，反推又处处相关像另一种鬼斧神工。形式主义者李达伟就是这样一个只能反推的例子，他的写作处处与那片复杂恢宏的山水相关。

形式，毫无疑问是一种结构，少了结构很难称形式。我们在小说里经常谈结构，在戏剧里也经常谈，但却极少在散文里谈。因为结构似是小说戏剧固有，非散文固有，因此我们也很少谈及散文的形式。比过去进步了一点的说法是“形散而神不散”与“神散而形不散”都已成立，但这里涉及的“形”仍止于散还是不散，是单线的，因为这里的“形”

散或不散仍缺少结构，即形式的意义。33岁的李达伟的这部作品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当然不是第一个改变者、一个有着形式感的开拓者，但他却是一个在我看来让散文的形式有了一种“固有”的感觉，就像小说或戏剧有“固有”的一种结构一样。这一点非常难得，自然与李达伟身处云南大的山水之形式感有关，但更与他的阅读有关——他是那么酷爱阅读，甚至是阅读本身。因为书他几乎是一个高度文本化的人：书与自然各成为一种镜子，映成了相互映照的李达伟。

形式主义者李达伟的《记忆宫殿》共35个章节，每个部分由“前文，正文，阅读”三个部分构成，结构相同，然后由这些相同的结构构成一个整体的空间，正像所有建筑一样，局部构件相同，所构成的整体又是另一种空间。整体与局部既独立又相关，因而也带来一种“固有”形式特征。我也看过别的有形式感、有结构的散文，但像形式主义者李达伟这么稳定、有统一性、像某种网状的比如埃菲尔铁塔那样的稳定性结构的散文还是非常少。形式要有个性，要固执，每个局部都是重构，整体又是另一种东西，才能称为形式主义者。

好了，现在是否需要为“形式主义者”证明？

不，但要说清的是，我们太缺少形式主义者。不要说真正的形式主义者稀有，就是通常贬低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也稀少。原因这里就不说了，结果则表现为对形式主义的弱智，对形式不敏感，迟钝，扁平，以为“内容为王”，结果反而导致内容贫乏，平常，平庸，凡此种种，都是与无知无畏地蔑视形式有关，与所谓“务实”有关——殊不知没有有力的乃至创造性的形式，怎么可能做到“务实”？事实上某种意义的“实”是由形式创造出来的，越是“实”的东西就越需要“形式”，甚至形式主义。李达伟曾生活在边陲县城，那地方再“实”不过了，但也实得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与任何一个边缘县城没什么区别，一句话，太缺少

“形式”，也好，这倒也逼得李达伟反而走上了一条形式主义的道路。这真是恰到好处妙处：我们终于有人在最“实”的地方搞出了最形式主义的东西，因而使县城的“实”不再千篇一律。因为形式改变了“实”，甚至创造了“实”，但又是实实在在的“实”、李达伟的“实”，这种“实”既熟悉又陌生，既陌生又熟悉，既深扎，又超越。《记忆宫殿》的每一章由形式感极强的三个部分组成，却将最“实”的边陲县城纳入其间，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行为。但李达伟则轻描淡写地说：“三个部分貌似无关，又希望几部分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让文本的精神内涵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和延伸。”展开文本我们看到，在由最“实”的“看守所”“理发店”“福利院”“录像厅”“武装部”“狮和村”“酒厂”“供销社”“小餐馆”“教学楼”“农贸市场”“电影院”……诸构件构成的太实、太寻常、太习焉不察、太难解难分的日常事物中，李达伟说出上面的话，难道不让人惊讶吗？他随手抛出一面魔镜便将上述现实收入镜中。看起来轻松无比，实际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众里寻他千百度”就是形式主义。

荷兰画家伦勃朗有两大特点，一是善用光，二是画了许多普通人。由于他善使用光，他笔下的普通的人不再普通，有了一种神性。普通与神性是一种对立的東西，在伦勃朗这里统一起来。形式主义者李达伟构造的“前文”与“阅读”，也是打在普通事物“正文”上的一种光感，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李达伟在写作《记忆宫殿》时也是一个将普通与神性统一起来的艺术家。

最后，一点题外话，或者也是一种双重的错觉——谁知道呢？我想说“如果《记忆宫殿》是一个人晚年的作品，那么毫无疑问是他的高峰，如果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则真是后生可畏”。有趣的是，作品的晚年特征非常明显，回溯的，记忆的，思辨的，凝视的，自语的，但李达伟又是个年轻人。

【剑川】

这几乎就是一段总括式的文字，类似引子。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年，也可能只是短短的几天，或只是一时），在小城中生活的我们，像落叶，像某种植物。落叶，命运的至少一种方式。我们成了某种植物，一种藤蔓植物，攀附着那些或是潮湿，或是斑驳的墙体，努力生长着，如果没有可以依附的墙体，只能匍匐在地，或者垂吊着，处于悬空的状态。在浓烈的旧物气息笼罩下，我们本该变得有些迟钝，却反而变得更为敏感，一看到那些藤蔓植物，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时候的自己。我携带着某种身份进入小城，很少有人会在意你过往的身份，你有点遗憾，有点恼怒，你感觉到了世界之内弥漫着的漠然感（后来你慢慢知道是自己有点偏激了），同时你又有点庆幸被忽视，你多少的过往将被遮蔽和忽视。某些身份就这样在体内暂时沉睡，有些醒来，有些不再醒来。我们很多人拥有不同的身份，心思各异，朝着旧城涌去。

小城偏远狭隘，它的狭隘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它太小，与

许多边地小城一样，又不一样。可能是在某一天，它突然间意识到了自身的狭隘，开始几乎疯狂地朝四周扩展（这时，它表现出了很多小城被时间，以及时间背后诸多复杂因素裹挟时会表现出来的样子）。因此，这里所说的偏远狭隘，是好几年以前的剑川，是记忆中的剑川，是记忆中印象深刻的剑川，是自己所认识的剑川。认识似乎停滞了，我又希望认识不会停滞，认识也应该像记忆一样，不断变化，不停繁衍。这是时间之城，属于我的时间之城。这是我的记忆之城，记忆一直在支撑着我。我说不清楚，现在提它的褊狭，还有多少意义？时间早已改变了太多东西，似乎在时间面前，一切太过微渺，我们那些无端的忧伤也是如此。

这座边远小城的扩展史，与我的成长史中的一些段落相互交叠，并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一些东西，在扩展中衰败消散。扩展与衰败里，有着孕育、成长、衰老以及离世时，所会拥有的阵痛感。它的阵痛感，很少有人感受到（毕竟有时，我们跟不上它变化的速度，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后知后觉中猛然醒悟，小城已经发生了变化）。

像我，在那些时间里，只感受到了成长过程中的阵痛。我是猛然间意识到了小城的变化。在那些时间里，在由小城为我限定的范围里，东冲西撞，磕磕绊绊。最后把青春期所应有的棱角，几近磨平。每次我一个人在那些街巷里游走，像一尾只顾朝前游的鱼，脑海里总会有好多人影，一个飞檐走壁的侠客，一个拦路抢劫杀人不眨眼的恶人，一个一身素白裙裾拖曳的神秘女子，一个足不出户的隐者，一个行走着的思想者，一个拿着雕刻刀正在沉思的艺人。我在表哥的书房里看到了一本武侠书之后，其中一些人影便经常出现。

表哥住在一个古旧的民居里，那时想象力的喷发，恰好与武侠书与

旧城相互杂糅在一起，想象力便有了这样奇妙的呈现。有一回，我碰上了拦路抢劫的人，总共抢了我20块钱，那差不多是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但我不敢声张，他们在把我钱搜走的同时，扬言说，只要我告诉别人，就会叫我好看。自从被拦路抢劫后，我有意把脑海中的那些人影过滤掉，最终发现很难，对于那些虚幻的人，我竟有了依赖感。相反却忽视了那些现实中与我多少有些交集的人与物。被我忽视的有那些在小城里生活着的白族人，他们的语言与生活在偏远山区的我们之间还是有点区别，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汉文化的影响更为浓厚，在一些角落，如果不是人们的语言，我们将会忽略那是白族聚居的世界；被我忽视的有那些乞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被我忽视的有那些拾捡垃圾的人，其中有一些是老人，最多的是一些外地妇女，背着娃娃，或者在三轮车里放着垃圾和娃娃；被我忽视的有像我一样从偏远地方来的学生，这些人往往穿着朴实，也会见到一些穿着廉价却颜色艳丽繁杂的人，染头发，抽烟，酗酒，打架；被我忽视的有县一中门口的那些小店，那些文具店，那些租书店（都是一些小本小本的言情书），那些包子店，那些百货店，至今我还欠着其中一家商店（那个商店已经从那里消失）的钱，15块钱，还有那些饭馆；被我忽视的还有那些背着三弦卖艺的人……现在，当我把这些人与物，从记忆中扯出，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似真似幻。心，怅然。

多年之后，很多人与物将以不同的样子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我开始意识到再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了。他们将是这个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文本中，悲剧性质的人会相对多一些，我想在一种不怎么颤抖的笔的作用下，把这些人拉出来（但我分明感觉到了自己无法做到，在提到那些人的命运，并以他们的命运反观我可能的命运时，自己是颤抖的，是颤抖了，我是感觉到了命运的不可捉摸感，以及生存境遇中随

处会有的尴尬)。有些人的时间跨度，从那时起到现在为止，有些时间还将会被无限抻长。时间段的无法确定，也影响了对一些人的判断。时间的局限性，就这样摆放在了面前。我并不是在这里，有意呈现他们尴尬的境遇。一想到笔下可能会有暴露与调侃的意味，我就有些不安。毕竟并不是小城里生活着的所有人都是悲剧性的，但这个文本中，悲剧性的人出现过多之后，会给人一些错觉。真实的情形是在这个小城里（以及拓展到更为大的世界之内），悲剧与喜剧同样交杂。很多人在感受到痛感的同时，同样有很多人感受到了幸福感带来的那种快乐。很多人失望的同时，很多人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只能说这个文本更多呈现的是人的悲剧性，也许还应该有那么一个有关旧城的文本，呈现的将是人间喜剧。就像在看到那些旧的事物时，也看到了新的东西，破旧的反面，硬币的反面，暗色调的反面。

只需花很短的时间，一个小时，有时甚至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穿过小城的那些大街小巷，并经过许多座桥（我跟媳妇提到了县城，她印象最深刻的竟是其中的一些桥，那些石桥有特点吗，我不断回忆着，好像没有多少特点，但就像我对县城中的某些物印象强烈一样，那是属于个人的，每个人都将有属于自己的小城），甚至不经意就跨过了金龙桥。金龙河和小城之间有一些稻田，那时每到秋季，入目的是金黄饱满的谷子，一望无际，秋虫漫天满地飞跑，金龙河一年四季浑浊而肮脏，河里经常漂浮着一些死猪死狗肿胀发白的尸体。现在那些稻田已经消失，许多建筑拔地而起，铺满的金黄稻谷也不见了，金龙河比起那几年变得干净了很多。

跨过金龙河，就不再属于那个小城的范围了（当然这也只是那几年里的情形，现在小城已经把跨过金龙河的一些地方并了进来）。由小城范围的褊狭，带来了不断向内行为极有可能的狭隘，像思维的狭隘，文

字的狭隘，情感的狭隘，等等。在小城里读书，直到离开，直到现在，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很难避开它的狭隘。有时我甚至会把自身的狭隘，怪责于小城的狭隘。

小城正在变化，只是我对小城的认识早已停滞。小城不再狭小，我却依然狭隘。我曾多次翻开新修订的县志，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有关古旧建筑的内容上。我是想好好补一下课，对于那些古旧建筑，我所知不多。文字却与我的渴望背道而驰，很简略，深印在脑海里的只是“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这样的字眼。那片旧城的建筑形式，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往外扩散，那些建筑样式的文化内涵，在此我将有意忽略（其实我不应该忽略它们，那些建筑里有着很多属于白族对于世界的认识，还有着白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交融，单单是那些建筑里的照壁，上面所写的“紫气东来”之类的其实是姓氏的一种体现，这里面有着很浓的汉文化的因子）。我对那些建筑形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我们是好好谈谈古建筑之美，美在时间，美在细部，美在其他种种。

许多人都有意逃离那些古旧的建筑形式，随着小城的扩展，人们纷纷从旧城搬离，可以说是一种有意的逃离（这也是当时的情况，旧城显得空落落的，现在重新进入其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很多人重新搬回旧城，把那些曾经空落破旧的院落修缮一番，旧城不再显得空落与古旧）。这样，那时在旧城，就有许多房子，没人住，或者租给别人，租金不是很贵。租住那些老房子的，基本都是学生。这其中我们就曾见到过一些出来同居的学生，在别人异样的目光（其实我不敢确定，有多少人对他们报以的是异样的目光）里，他们泰然自若，这让我们感到很吃惊。

那时我们对于异性还处于懵懂好奇的阶段。我们在那些租的房间里，偶尔也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女性，但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各自在房间

里用功。有时我们会一起畅谈未来，用没有经过任何打磨，还布满棱角的思想，畅谈着充满变数的未来。那个时候，在我们稚嫩的思想里，未来的变数被削减得几乎为零。在那些建筑里，似乎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是重复的，当然只是表面的重复，我们不断重复着学习生活，学习和生活的内容却是不断变换交替的。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时间在那片旧城里停止了，我们不用担心时间会消失，我们甚至不期望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异的东西，生活将在平静的无聊中继续。

我发现水龙头下的苍苔，还是和刚来时一样，时常的粗糙干燥，只有短时间的潮湿滋润，那棵石榴树，同样没有任何变化，那只每天都会出现在石榴上出现的小鸟，依然每天都来，建筑的古旧同样停滞了，没有继续破败下去的迹象。有一回，我染病去表哥家待了一个多星期后，再次回来，那些事物的变化，让我吃惊，毕竟与我以为的一切事物已经停止变化的念想不一样。石榴树竟悄悄地绽放了，大红的花，出现在石榴树上的鸟，已经不止一只，种类也已经不止一种，建筑表面虫蛀的覆盖面较之以前扩大了许多，有些建筑盖着的瓦片，也突然间破碎并摇摇欲坠。是那个星期，让我突然意识到，时间正以迅疾的速度，侵蚀着那片旧城，加速了一些建筑的塌陷，同时加速了小城的扩展。

早在我前面好多年，就已经有好些我们村的人来县城工作生活。那时候，我们不曾想过他们会把家真正安在县城。在一个陌生之地真正扎根下来的难度，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他们的扎根史里，有着太多动荡、不安与惶惑的东西。只是有时，这些东西被他们轻描淡写，以致被我们很多旁观者所忽略。直到自己也想在那个小城住下来，才意识到那个过程的漫长与艰难。

岳母和岳父在小城中的扎根同样艰难，岳父退休之后，他们在老家

重新建了房子，他们的目的是回去安享晚年，他们代表了一部分人，那无疑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也可以算是与生活的妥协。我的认识也是片面的，有一些人的理想是退休之后，回到农村，这样的人也不少。现在住的房子被划入了旧城改造片区，我们犹豫着是否在县城重新买个房子。岳父和我们聚在一起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先回老家建房子。

我从表哥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艰难与隐忍。我在表哥家住了好几年。夜深之时，表哥还写着一些乏味的公文，他不得不借助酒与烟来提神，是酒和烟没错，烟应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酒的话多少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确实是这样，他就在那段时间开始有了烟瘾和酒瘾，直到现在，每天必须要喝二两酒才好入睡。表哥多次跟我谈起，好多夜晚，他通宵写公文，伴随着他的是一瓶酒，酒饮尽，文写就，洗把脸便匆匆去上班。那时的表哥沉默寡言，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不知道在这里，把表哥的这些最为隐秘的方面呈现出来，如果被看到，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变得有些微妙？现在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偶尔会在一起谈论那些过往的丑陋、纠结与苦痛，以及过往生活中那些细微的感动与幸福。现在，表哥的生活已经随着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不再像多年前那般窘迫。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就是窘迫，那时他还要面临买房等诸多的压力，我有时能清晰地感觉到他那喘不过气时的努力透气，透气的方式依然还是借助酒和烟。

酒开始起作用，表哥有一点点失态了，但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我，他不用刻意压抑自己的情绪。我端起了手中的酒杯和表哥碰了一下，喝了一大口，感觉到了命运的那种呛人，我开始轻微地咳嗽起来。只有酒喝得差不多，他才会把个人有些时候的忧郁感伤，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世界的重量跟我说说。

一直以来，表哥与我之间并没有那种无休止的争辩，而有时他与其

他人之间会有，他们会借着酒劲为了一点点书法上的事情争辩。小舅会在适当的时间里，出现在这个文本中，小舅是与表哥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之一，有时是为了书法，有时是为了对待生活的态度。有那么一会儿，沉默横亘在了表哥与我之间，现在的沉默早已不是滞重黏稠的，而是有了几丝吐气过后的轻盈意味。小舅在一所职业中学教书。表哥在一个政府部门上班。只是工作性质不同，他们要面对的生活难题却基本一样。我们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有些时候生活的艰难。

表哥和小舅，只是那些从外地进入县城的人群中的两个。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县城里的生活，便是对于命运感的庞杂与变数的多种注释。在这个小县城里，各种面孔在混杂在交集在想着逃脱在想着彻底融入。一个又一个的面孔，表哥那有些苍老忧郁的面孔，小舅那洒脱面带微笑的面孔，还有表嫂那被病痛折磨时绞痛的面孔，还有我那茫然无措的面孔……面孔之河，面孔之森林，面孔之麋集，命运之麋集。我们会看到一些在某些荒诞的现实面前，忧郁悲伤麻木挣扎的面孔，其中有那么一些面孔早已被现实荒诞化。表哥和我，更多只是谈谈自己，我们不会轻易去谈论别人。我们发现自己早就卷入了生活的洪流，有时想在垂到岸边的枝杈上擦刮一下却没能做到。

这时，我眼前就是一条正在涨起的河流，浑浊，撞击着河的两岸，冲击着那些茂盛的紫荆泽兰。这时，我就在那条从县城中流过的河流边走着，就是漫无目的地走着。与河流有关或无关的人，与河流有关或无关的物事，在浑浊的河流里泛滥着翻腾着。有那么一会儿，对着那条在枯水季节流量极小的河流，我竟有些恍惚。无端恍惚，已经出现过多次。河流中，我看到最清晰的竟是左右奔突动荡不安的命运感。